

北人
之九
白先勇

朱雀橋邊野草花。烏衣巷口夕陽斜。
舊時王謝堂前燕。飛入尋常百姓家。

劉禹錫烏衣巷

滿天裏亮晶晶的星星

每次總是這樣的，每次總要等到那輪又黃又大的月亮
沉淪到新公園西邊那排椰子樹後，滿天裡那些亮晶晶的星
星，一顆一顆，漸漸黯淡下去的時分，他便靠在公園荷花
水池边的石欄杆上，開始對我們訴說起他的那些故事來。

或許是個七八月的大熱天，遊玩的人，在公園裡，久
久不盤桓不去，於是我們 ~~都~~ 都在水池边的台階上，繞
着水池，一個踏着一個的影子，化着在打板車。黑暗中，
這裡浮動着一縷白髮，那裡晃動着一顆赤頭，一具佝僂的
身影，急切的，探索的，也穿過來，穿過去，一直到最後一
及充滿了慾望的眼睛，消逝在幽冥的樹叢中，我們才開始
我們的聚會，那時，我們的腿子，大概都已經 ~~累~~ 痠疲得抬
不起來了。

我們都叫他教主。原始人阿雄說，他們山地人在第一場春雨來臨的時節，少男們都赤了身子跑到雨裡去跳祭春舞，為祭春舞。那是一個白頭髮白鬍鬚的老者掌壇主祭。那次我們在萬華馬美家裡開舞會，原始人喝醉了，脫得赤精，跳起他們山地祭春舞來。原始人是個又馬又野的大孩子，混身的小肌肉塊子，他奔放的飛躍着，那一攻山地人的大眼睛，像兩團團馬火，在他臉上，滾滾去——我們的導演教授莫老頭說，阿雄天生來就是個武俠明星——我們都看得着了迷，大家刀聲吆喝，撕去了上衣，赤裸了身子，跟着原始人跳起山地的祭春舞來。跳着跳着，馬美郎突然他到桌子上，皮了狂一般，共起他那小公鷄似的嗓子宣佈道：

我們是祭春教！

除了他，你想想，還有誰夠資格來當我們祭春教的教主呢？當然，當然，一來他是我們的爺爺輩，可是比他資格更老的還有呢。喏，蕭老怪就是，他一輩吧都換了假牙了，~~從前他還當過大官~~。可是他就缺了那莫氣派，不能服眾。教主的來歷可不同了，是三十年代，教主是上海明星公司的台柱，就憑這一點，我們都對他存着三分敬畏。這些都是馬美郎打吡出來的，馬美郎專喜歡往那些老導演的家裡鑽，拜他們的太太做乾娘。馬美郎說，默片時代，教主紅了，半边天，他看過教主在三笑裡唐伯虎的劇照。

你們再也不會相信——

馬美郎做作的咧開嘴吧，眼睛一翻一翻，好像喘不過氣來了似的。可是教主只紅過一陣子，馬美郎說，有片片子一來，他便沒落了，因為他是南方人，不會說國語。我的導演教授莫老頭告訴馬美郎說，當時他們明星公司的人都取笑教主叫他照片小生朱燄。那晚在公園水池的石欄杆邊，當我們趕着教主叫他朱燄的時候，他却突然回過頭來，
 一驚起一怔拍頭，朝着我悻悻了，幾下說道：
 朱燄？朱燄嗎？——他早就死了！

我們都笑了起來，以為他喝醉了，那晚教主確實醉得很厲害，他那一頭花白的頭髮，蓬得一絲一絲的，在風裡直打顫，他緊皺着眉頭，額上那三條皺紋陷得愈更深了，你不會相信，一個人的皺紋竟會有那麼深，好像是用一把

梳
 深得皮黑

尖刀，使勁刻出來似的，端端正正，三條，橫在他那寬闊的額上。從前他的身材一定很帥的，那麼高的個子，那麼寬的肩膀，可是他的頭頸和背脊都^{已經}垂了，^連裹着他那件寬鬆的灰舊人字呢的秋襖，走起來，飄飄拽拽，頗帶着幾分落拓的^{神情}。可是他那雙眼睛却仍舊出奇的黑，出奇得深，在暗中，^{甚至}還閃閃的閃爍着，好像古墓裡的長命灯一般，永遠在^燃着不肯熄滅的火焰。

兩盞

你們笑甚麼？他看見我們笑做一團，便對我們喝問道，你們以為你們自己就能活得很長嗎？他走過去，把原本人阿雄敞露的胸膛猛戳了一下，你以為你的身體很棒嗎？你以為你的臉蛋長得很俊俏嗎？他扳起馬美郎的下巴，頰臉笑道，你們都以為能夠活到四十？五十？有的人活得

孔雀牌

趕着

脾氣 又傲 4

跟明星們 外不好

你着

長，「哇，像他——他指着公園圍牆邊一個擺剃字推正在合
 着眼睛打盹的算命老頭，他可以活到鬚髮拖到地上，臉上
 只剩下幾個黑窟窿，還在那裡活着！可是朱燄死得早，民
 國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二十六——三年，朱燄只活了三年
 ——他掐着指頭，右笑了起來，「唐伯虎！他們個個
 都叫他，可是洛陽橋——拍定，他們却說：「朱燄死了！
 他們要上馬中報宣佈朱燄的死亡——藝術生命死亡的頑
 員！他們把他推到他推井裡去，還要往下砸石頭呢。他們
 要活埋他！連他最後一口喘息的机会也不給——
 他說着突然双手抓住了自己的脖子，眼睛睜得老大，喉頭
 發出呃呃的嗚咽，「滿臉恐怖的神情，好像真的快要讓
 人家勒死了一般，我們都笑了起來，以為他在做戲，教主

確實有幾分戲天才的，無論學甚麼，語言真聲肖，愚美部
 說，教主原可以成爲一個名導演的，但是他太嗜酒了，而
 且——
 就是這樣，就是這樣，他放開了手對我們喊道：「小老
 弟，你們還沒有嚐過讓人家活埋的滋味。那就好像你
 的脖子給人家掐住了，你喊不出聲音來，可是你的眼睛却
 看得見他們，你的耳朵也听得見他們，你看得到他們在水
 銀下拿着攝影機對準了你的臉在嗤嗤直笑，而你咬？你打
 感冒得到你的脈膊愈跳愈慢，你的神經一根一根死——於
 是你的手脚脚開始萎縮，發臭，那種是甚麼滋味？
 一窩黑媽媽在啃你的心一般！所以我咬緊牙關對
 我的白馬孩子說：「孩子，你一定要替我爭這口氣！他是

(24x25) 就好好放了他們放

孔雀牌

M

個好孩子，我不怨他。洛陽橋在大光明開演那一天，南京路上的交通都給擠斷了。當他騎着白馬，穿着水綠的絲綢袍子在銀幕上一亮相的^{一刻}，我在戲院裡所得列自己的聲音在心中喊了起來：朱能復活了！朱能復活了！為了重拍洛陽橋，我傾家蕩產，導演他的時候，有一次我把他的臉上打出了五條血印子來。可是誰知道我心裡多麼疼惜他？人家都叫他：朱鍊的白馬王子。張青天生來是做明星的，他身上那一般靈氣——老小弟，你們不要以為你們長得俊——你們一個也沒有。教主朝着我們一個個指桌了一輪，當他指到馬美郎臉上時，馬美郎把嘴吧一撇，冷笑了，我們都大笑了起來，馬美郎自以為是個大美人，他說他將來一定要圍到好萊塢去，我們都

能
上海開

功他定刷一雙高跟鞋，他才五呎五寸，好萊塢那裡有那麼矮的洋女人來和他配戲呢？

~~可是為甚麼？為甚麼？為甚麼？~~
~~把原始人推得朝後打了個跟頭，為甚麼？~~
~~我拒絕！~~

可是為甚麼？為甚麼？教主突然一把將原始人提進了他的懷裡去，原始人嘔了一跳，掙扎起來，教主緊把他箍住，望着他急切的說道，為甚麼不听我的話？孩子，我說，你是個天才，千萬不要糟蹋了！我拋出這通林萍那個小妖精是個不祥之物！她拋出地上連頭發也沒傷一根。而他呢，他却坐在我給他那部跑車裡成了一塊黑炭。他們要我以此處，我拒絕！我拒絕去認領。那堆

孔雀牌

焦肉不是我的白馬王子。燒死了。我們都燒死了——
 教主就喉裡好像有一塊骨頭一般，唧裡唧裡的漸之
 語言不清起來，而他那雙~~眼睛~~眼睛却像西國團黑
 女，痛得跳躍了起來似的。原始人掙脫了他，喘着氣趕
 快跑回我們堆子裡來。教主倚在心樑杆邊，微微垂下了頭
 ，一大綫灰白的頭髮跌掛了下來，那輪又黃又大的月亮已
 經快落到他高方的身後去了，池子裡的荷花荷葉，香氣
 愈來愈濃，黑美郎墊起了脚尖伸開手臂，伸了一個懶
 腰，哧哧的打了個呵欠，我們都開始有了睡意了。

有一個時期，一連幾個月，公園裡竟絕了教主的

幸矣

跡，蕭老怪笑得十分~~而~~而又頗帶~~的~~狠戾的對我們說，他
 打呵欠了出來，教主讓四分局的警察抓到牢裡去了，
 犯了風化案。我們起也又肯冒信，因為蕭老怪對教主是滿
 恆着忌刻的，可是三水街的一個小公兒却傳出來說，那
 天晚上，他剛~~從~~回家，走過西門町，恰巧撞見教主正
 在中華商場的走廊上，左邊纏着一個男學生，那個小公兒
 說，那個男學生長得~~是~~標緻，教主~~看~~看~~着~~
~~他~~的樣子醉得很厲害，步子都不穩了，他一直搖
 搖晃晃的趕着那個男學生，問他要不要做電影明星，那個
 男學生起先這一面逃一面回頭笑，後來在轉角的地方，教
 主突然追上前去，將那個男學生一把攔到恆起去，嘴裡又
 是洛陽橋，又是白馬王子的咕嚕着，那個男學生嚇得抖了起

孔雀牌

來，路上圍了一大堆人，後回來把整觀察也引去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們終於又在公園裡看到了教主。

那是個尋常的夏夜，台北有兩個多月沒有下一滴

雨了，風是暖的，公園裡的石階也是暖的，那些肥沃

的熱帶樹木，都在冒着暖煙（蒸騰蒸騰）池子裡有荷

荷葉，甜得發了膩，而黑沉沉的天空裡，月亮

你看過嗎？你看過那樣淫邪的月亮嗎？像個血絲

的大肉球，肉紅肉紅的浮在那裡。夜，太暖了，暖得把

人的慾望都煽得熾熱了起來，公園裡的人影幢幢，像走

馬打一般，急亂的動着。馬美郎坐在台階中

央的石欄杆上，他穿了一身猩紅的緊身衫，黑短褲，一雙

露着大腿的皮鞋，他仰着面，甩動着一雙腿子，

7

得

炫耀像一隻初開屏的小孔雀，他剛在莫老頭導演的

春曉裡撈到了一個角色，初次上鏡頭，十分矜持自

得，原本人阿雄也不甘示弱似的，他穿了一件亮紫的泰

絲襪衫，把身上籠罩了，帶一個倒三角，一條白帆布

的臍腸褲，緊貼在他鼓脹的大腿上，褲頭一個

鴨卵下銀色的帶環，閃閃發亮，全身都暴露着飽合的男性

，而且還着他那一股特有的山地人原始的野性，他私

美郎坐在一塊地，確實是園子裡最醒目的一對，可是三

水街那一小公兒並沒有因此佔了下風，他們三五成群的

，勾着肩，搭着背，木屐敲得混响，在台階上示威似的，

蕩過來，蕩過去，嘴裡咕咕咕咕的，咕咕咕咕的，

他俯身下的，那人抽着煙，有一個肥胖的，

孔雀牌

(24x25)

穿了花格
子及風衣

要去的次

了心，送進醫院去了，~~教~~老怪都覺，教主被圍在五分
由~~由~~多。他們兩人~~對~~教主都是十分忘刻的（~~再~~過有一
次，教主喝醉了，他在西門外的圍牆上，看到一個十五六
歲，~~有~~得~~集~~的~~男~~學生，他跑過去，雙手捧住~~那~~個孩子
的臉，又哭又笑，滿了一大堆醉法，~~他~~孩子的女親叫了
警察，教主在五分局裡，坐了三十天的牢。他們的描划都錯
了，原來教主情急的到南部替一家小製片公司，導演一部
片子~~他~~一回轉念此時，便舉行了一個~~會~~，我們都
了，一共有二三十人，那真是我們紀念教的一場~~舉~~。
直到現在，我們還牢記起那次化妝舞會，以及教主
那個新的白馬王子來。
那天晚上，~~那~~個~~人~~帶着~~那~~個~~美人~~、~~阿~~堆、~~黑~~美人、~~阿~~堆、

我們十幾個人帶了道具，到教主~~那~~地方
那裏教那極隆公禮禮時，我們~~就~~吃了一整~~夜~~。
教主~~好~~你~~到~~地~~變~~多。他~~公~~司~~理~~那~~裝~~了~~幾~~座~~旋~~轉~~彩~~
灯，~~照~~得~~整~~間~~公~~寓，忽~~紅~~忽~~綠~~，時明時暗。教主~~穿~~了一
身~~紅~~緞~~金~~梳的長袍，頭上~~戴~~着一頂~~金~~的~~皇~~冠，~~燈~~也
~~一~~~~紅~~（~~五~~）~~紅~~那~~兩~~個~~烟~~皮~~支~~的~~眼~~睛，好像~~進~~出了~~水~~桌~~來~~
了似的，他~~那~~樣~~那~~山~~呼~~的~~真~~正~~在~~空~~廳~~中央，~~我~~們~~一~~進
去，他便向我們揮動着他的長手~~臂~~叫~~這~~：
孩子們，你們看~~那~~個~~紫~~微~~星~~下凡了！~~沒~~着~~他~~便
摘下了他~~頭~~上~~那~~頂~~金~~的~~冠~~，~~說~~他~~自~~己~~身~~旁~~的~~一個~~少~~年~~額~~
上去，~~未~~來~~的~~電~~影~~皇帝：白馬王子~~朱~~炎。~~那~~個~~少~~
年的身材修長，穿了一身~~水~~綠~~的~~綵~~絲~~個~~絕~~子，他是一個
孔雀牌

(24 x 25)

~~那~~個~~少~~年~~額~~
~~上~~去
的~~身~~材~~修~~長
穿~~了~~
一~~身~~
水~~綠~~
的~~綵~~
絲~~個~~
絕~~子~~

子，~~他~~微昂着头，站在那裡，~~他~~像一個高傲的
 人，~~他~~確有~~不~~下~~部~~的~~威~~嚴。黑美人瞥了他一眼，~~他~~有
 王爺公子高傲的模樣。黑美人瞥了他一眼，~~他~~有
 真不以為然的冷笑了一下。黑美人很快地打听了出來，
 教主在南部的~~軍~~隊~~的~~教，又是~~法~~的~~橋~~，他的那個
 白馬王~~是~~個~~康~~強~~的~~歌手。
 黑美人對我們扮了一個鬼臉，~~他~~依~~舊~~的~~笑~~
 軍中樂隊出場的

換上了一份~~黑~~的~~裝~~束，毛茸茸的~~包~~着~~舞~~臺，~~筆~~起
 腳，~~他~~很自得，很放肆的跳躍着。原始人穿上了他們山
 地人的~~舞~~衣，~~赤~~了足，露出他在~~實~~油亮的
 兩個入

胸脯來，他和黑美人成了對，跳着水鳥籠的一般的人舞，
 連三水衙的那幾個小公兒，也穿紅戴綠的裝扮了起來，在
 那裡手舞足蹈，~~他~~跳做一堆~~夜~~，~~我~~們~~替~~老怪~~及~~林~~大~~夫
 的~~手~~上~~戴~~上了~~鮮~~艷的~~花~~冠，~~我~~們~~再~~次~~在~~
 大家拍起手來叫他~~苗~~太~~后~~，~~黃~~老~~怪~~笑得~~癡~~癡地~~拍~~拍~~的~~
 着~~身~~體，~~他~~在那堆小公兒中間，~~他~~跟着他們~~的~~氣喘
 喘的起~~靈~~魂~~舞~~來。我們每個人~~手~~裡~~都~~拿~~着~~一~~面~~旗
 美國禱酒，一面旗，一面酒，~~他~~的新~~燈~~，跟着~~他~~的~~步~~
 西下的旋律，時明時暗的~~拍~~了起來。那一晚上~~教~~主~~的~~
 一步也沒離開過他那個白馬王~~子~~，~~他~~一~~徑~~擺~~着~~
 他，~~他~~微微慢過~~來~~慢~~過~~去~~的~~跳~~過~~慢~~步~~了，~~他~~手~~的~~
 下巴~~微~~微~~低~~下~~來~~，~~他~~白馬王~~子~~的~~頭~~頂，~~一~~雙~~大~~手~~不~~在~~的~~在

他在白馬

Revise

No. 10

他背上挺高的拍打着，他那一頭灰白的長髮都跳了下來，把他額上那三條深~~的~~皺痕都蓋住了，他緊閉住嘴，微張着眼，可是他那炯炯的眼光~~的~~像比平常更~~更~~亮芒了~~的~~，~~的~~，他那一轉，他那深邃的眼眸~~的~~像射出了幾芒大星子來似的。

在「白馬王子」上演以後，教主的白馬王子果如~~的~~白鼠狂了起來，~~的~~有幾家電影公司已開始和他訂合同了。可是~~的~~，~~的~~我們却看見報紙上~~的~~一張照片，他站在~~的~~國泰航空公司的飛機梯子上，仰着~~的~~手，笑得十分得意的在想着手，~~的~~報紙登載說，他已經讓香港一家大電影公理去做基本演員了。~~的~~白馬王子~~的~~

白馬王子的

那~~的~~那天，~~的~~那美人~~的~~頭~~的~~才~~的~~在他~~的~~的~~的~~外~~的~~女~~的~~作~~的~~葡萄仙~~的~~了，~~的~~他高興得~~的~~狂~~的~~，請我到~~的~~椰子~~的~~吃了一~~的~~一~~的~~宵~~的~~，一直到午夜，我們才~~的~~信隊~~的~~都到公園~~的~~，當我們~~的~~到水池~~的~~的~~的~~公~~的~~階~~的~~上~~的~~時，却~~的~~發~~的~~覺~~的~~教主~~的~~又~~的~~在~~的~~公~~的~~階~~的~~上~~的~~，~~的~~他已經~~的~~有~~的~~半~~的~~年~~的~~了，~~的~~他已經~~的~~有~~的~~半~~的~~年~~的~~了，~~的~~他已經~~的~~有~~的~~半~~的~~年~~的~~了。

「~~的~~教主，我們大概向他打招呼道，教主並沒有不理我們，他仍舊~~的~~笑着他~~的~~那件寬鬆的秋大衣，微~~的~~揚~~的~~頭，~~的~~及~~的~~手~~的~~放在~~的~~他~~的~~微~~的~~垂~~的~~頭~~的~~上。」

「喂，你的妻子呢？」黑美人~~的~~執~~的~~執~~的~~地~~的~~問~~的~~着，~~的~~輕~~的~~微~~的~~的~~的~~走到~~的~~教主~~的~~面~~的~~前~~的~~，~~的~~歪~~的~~起~~的~~頭~~的~~向~~的~~他~~的~~問~~的~~候~~的~~道~~的~~，~~的~~結~~的~~結~~的~~着~~的~~白~~的~~馬~~的~~王~~的~~子~~的~~了。

「白~~的~~教~~的~~主~~的~~拍~~的~~起~~的~~頭~~的~~，~~的~~瞪~~的~~着~~的~~黑~~的~~美~~的~~人~~的~~，~~的~~他~~的~~的~~的~~用~~的~~手~~的~~指~~的~~着~~的~~。」

(24x25)

Handwritten scribbles and marks on the right margin.

着

孔雀牌

料了祭下，却沒有說出有^法身~~身~~來，我們都成了^已來~~來~~，
 這我們~~也~~出~~出~~到~~到~~教~~教~~主~~主~~一~~一~~身~~身~~的~~的~~酒~~酒~~乎~~乎~~了~~了~~。
 黑美人在台階上

孔雀牌

(24 × 25)